诚也勿扰

羽 民

现在“非诚勿扰”这词儿很走红，也许是运用此词命名的一部贺岁片和一档综艺节目走红的缘由，是啊，按常识，没有诚意就不要打扰呗，但我要说，有许多情况，即使诚心诚意，最好也不要去打扰别人。

最近有几位三十年前的老邻居七拐八弯联系上了我，他们说是从微信的朋友圈找到线索才联系上我的。老邻居阿晓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道：“记得我吗，我是阿晓呀，我父亲在照相馆做事的，我母亲信佛的。你岳父母还好吗？真心惦记啊……”

我怎么记不得呢？当年那个阿晓还是个青年小伙，其父亲是个摄影师，母亲确信佛，家中有佛龛，常诚心念经，乐善好施……他关心我的岳父母确出于一片真诚，缘于我岳父母是那个大杂院几十户人家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文艺界人士，常请邻居们看戏，也常出面排解邻里纠纷呢。我不无沉痛告诉阿晓，我岳父已经离世五年了，岳母也老得不成样子，行动不便，需全职保姆照料了。阿晓在电话那头当即表示，他会约几位老邻居前来探视我岳母，我想了想，也当即表示，探视就不必了，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老人家发下的话，老邻居们的真心实意我代岳母领受便了。阿晓有点不能理解，就说她老人家是不是仍然风度翩翩？我支吾其事，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我心里明白，问题就出在阿晓的那句话上，什么“风度翩翩”啦，正是我岳母的心病心结，当年在台上塑造过无数美丽女性形象，可如今临了风烛残年，人变得佝偻了，满头白发，形貌枯槁了，一口牙全废，满口都是很不自在的假牙，最主要的还是只能靠轮椅代步了，勉强靠拐杖方能站立，步履还不如舞台上蹒跚的祥林嫂，这与当年的“风度翩翩”已经判若两人啦。所以岳母只望平静地居家养老，也一概谢绝往昔朋友们的探视。她的心理我明白，那就是尽量少让人见到她眼下的模样，尽量少让人打扰她平静的生活。

老人的这种心态我完全理解，譬如我有位旧日的同事，是位话剧演员，中年时英俊潇洒，在文化馆供职时曾培训过一茬又一茬文艺青年，如今八十开外年纪了，人变得老态龙钟，反应迟钝木讷。他昔日的学生多次相约想起探望他，都被他断然拒绝，甚至发良劲，表示谁再说要来探望，他就搬住到任何人找不到的山村去。他的学生们都不好理解，在我面前说起这事儿，说他们是很真诚想探望昔日的老师的呀，我说，即便真诚也不该去打扰老师的平静。

风烛残年的老人心理是经不得风吹草动的。五年前我的岳父因病瘫痪住进了康复院，应该说在康复院的日子还是相当安逸的，他昔日的戏曲学生络绎前去探望过他，有几位学生因他口不能言而伴在病床畔在他耳边为他一遍遍唱当年他最喜爱的经典唱腔，他因之泪湿衾枕，学生感到不能再唱下去了，否则会灼伤老人脆弱的心了，便戛然而止，这叫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然而当一对年龄相仿的他的老友夫妻前来探望过我岳父后，他的精神几近崩溃，因为老友夫妻长寿且健康，那天在他面前兴致勃勃大谈特谈他们出国旅游、游历国内名山大川的经过以及痴迷摄影艺术的事儿。言者无意，闻者有心，想到自己已然废人一个，再无希望像老友那样游山玩水、摄影怡情，享受美好晚年，不由悲从中来，黯然神伤，从此身体状况江河日下，不久便溘然长逝。

老友本想用自己的快乐晚年感染病瘫老人的心境，其心不可谓不诚，孰料效果适得其反，所以很多情况下，最好是诚也勿扰。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卫 国

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区是文化圣地，这里孕育着世界著名的玛雅文明，每逢周末，科约阿坎广场变成文化集市，随处可见的小摊小贩在出售琳琅满目的印第安手工艺品；画家现场作画；民间艺人在演唱、演奏古老的墨西哥音乐和歌曲，好一派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

据悉，文明古国墨西哥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而激活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举办各种文化『嘉年华』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墨西哥相比，中国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广泛性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譬如，墨西哥的『亡灵节』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这一节日的到来，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摆上祭坛，人们来到墓地追忆逝者，有些家庭还在墓前聚餐、过夜，表示和逝者一同庆祝节日。文化集市上，各种骷髅状的亡灵玩偶或饰物成为外国游客的『爱物』，大家都会买一个玩偶带回家纪念。国际著名的CNN、BBC等媒体每年都向全世界报道，『亡灵节』文化真正走向了世界。

而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国清明节也是国家非遗，与『亡灵节』文化内涵基本相同，都是纪念逝者的节日，但清明节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亡灵节』，人们祭祖的热情似乎少了些墨西哥人的『狂』，与清明文化相关的旅游纪念品也少得可怜。

文化遗产需要更多『动』起来，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影响力在于『活』，公众参与是『活』起来的动力与源泉，这既能增加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促进传统文化走出去；又能增强公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与自觉性。促进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主要途径有四：一是适度发展旅游；二是开发以文化遗产为背景的旅游商品；三是组织开展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中华文化文明『嘉年华』活动；四是通过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公众参与。

灯花

『小红头』智斗三大将

秦维宪

无论哪部《虫谱》，在斗蟋大忌中必反复告诫“虫迷”：小不斗大，这就如同小孩永远打不过成人，此乃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客观铁律。不过，余一生中欣赏过小虫战胜大虫的场面。

这场虫界奇妙的恶战，发生在1965年中秋的北京西路老宅。

余老宅有许多玩虫大将，其中侯二每年出恶虫，以致“虫迷”都怕他三分。侯二与余小叔同辈，因在近郊漕河泾一家工厂当车工，故横扫当年那片充满田野朝气的土地，捉到无数蟋蟀，号称老宅第一捉虫高手！

那年国庆前夕，侯二在喂养的几十盆大虫中挑出3员将军，前往后二楼唐老太爷府上叫阵。唐老太爷乃一儒生，平时在家以念古籍、数大米为乐，而至秋兴便掀起玩虫的波澜。唐老太爷的蟋蟀由其孙子“小青哥”捕来，他最多养十几条。但他的养功十分了得，“老虫迷”传说其能将“熊包”调教成“伟人”……

斯时，夕阳款款地洒向三楼大晒台，宜人的秋风吹得吾等“虫迷”神清气爽。唐老太爷颤巍巍地手握放大镜，对着侯二的3条大虫照一照，便胸有成竹地让“小青哥”揭开一黄“和尚盆”盖。众“虫迷”望去，竟是一条小虫。但此虫双须奇长，贴盆舞动仿佛两条长蛇漫游草丛，更怪的是整个头颅红彤彤的，端的是一条“小红头”。侯二见状，哈哈大笑道：“唐爷爷，你老人家怎么拿一条小虫呢，还是换条大的吧！”

“不，此虫非等闲之辈，随你出场何许大虫，老朽一律奉陪。”唐老太爷的光头一闪一闪，像念古书那样轻轻作答。

侯二暗想：反正是友谊赛又不赌输赢，否则以大斗小会伤唐老太爷心的，那就随随便便斗败“小红头”得了。于是，侯二先出场一条“弓背紫”，此虫项宽起绒、弓背如穿山甲、一副宝石红钳令人震撼。双方虫儿入斗盆，相差将近一个头，这简直是虫界大玩笑嘛！

未几，“弓背紫”吃草鸣叫3声，闪过一道紫光，冲上去一口咬住“小红头”，狠狠地一个“挑口”，紧接着捉一只“猪猡”，将敌手按在身下。孰料，“小红头”不慌不忙，六爪紧抵“弓背紫”，猛地翻身跃起，一个“倒叼”，咬破敌手肚子，然后发出轻轻的一声鸣叫。

侯二见第一员大将败阵，又出场一条“暗黄”，此虫比“弓背紫”还大2点，但身上绒毛尚未退尽，入盆便张牙舞爪，直扑“小红头”，一个“举口”将其甩至盆上；“小红头”遭到袭击，双须一舞，从盆沿俯冲而下，须触敌手时又迅速松开，返身逃窜。“虫迷”们看得激动，认定“小红头”下风，侯二也不禁喜上眉梢。然而，“小红头”窜出一步，猛地杀个“回马枪”，咬住“暗黄”前抱耳爪打个滚，将其爪咬断，“暗黄”痛得败叫几声，落荒而逃。

唐老太爷手捏胡须，微笑道：“侯二贤弟，老朽实不相瞒，‘小红头’乃十年不遇之将材也，你的虫虽凶，然非其对手啊！”可是侯二哪肯罢休，一定要继续战斗，他出场的第三条大将乃“紫壳白牙”，此虫比“暗黄”还大，宛若虫界天神。两虫入盆，“小红头”先发制人，一个猛子钻到“紫壳白牙”身下，连咬带拱，居然将敌手翻个跟斗，等“紫壳白牙”回过神来，“小红头”又一个“啄口”，将其咬翻，尔后扭头逃窜……

“小红头”连胜3员大将，轰动了余老宅周围十几条弄堂，以后无人敢与唐老太爷斗蟋了。战后，余向唐老太爷讨教，老太爷凝思片刻道：“两军交战勇者胜，智者更胜一筹。耍蟋蟀嘛三分虫品，七分养功。侯二乃急躁之将，其输在养功上，即嫩虫再大，亦经不起干老小将之凶口哟！”

今宵灯谜

袁先寿

淡扫蛾眉朝至尊

（三字沪口语二）

昨日谜面：傍午

（五代词人）

谜底：冯延巳（注：冯，通“凭”，扣傍；巳延后为“午”）

都市男女

谈芳波

旅馆的星级

陈钰鹏

在我国，把高级旅馆称为酒店是符合眼下“高大上”理念的；在国外，无论是高级的、低级的还是中级的旅馆，一概都叫hotel。

约700年前，以商业和艺术繁荣著称的意大利大都市佛罗伦萨慢慢变成为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多发地。旅馆业主们开始认真思考：对旅游者来讲，什么东西最重要？答案是：安全。谁能保证客人夜间不受袭击，就允许在自己的旅馆招牌上画一颗朱红色的星，最早的星级旅馆诞生了。不过安全星级在今天已无多大意义，人们感兴趣的是旅游带来的乐趣、文化知识以及享受到的服务。

1979年，瑞士的旅馆业主们联合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旅馆星级系统，大部分旅游业发达的国家都按这一系统运行。欧洲有个餐饮业组织“霍特雷克联合会”（HOTREC，旅馆、餐馆、咖啡馆的组合缩写）负责评定旅馆星级，但有少数重要旅游国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土耳其不是“霍特雷克”成员国，他们采用本国或地区的评定标准（这些国家的官方规定标准）。“霍特雷克”成员国的星级旅馆有义务服从270条不容曲解的考核标准，从而获得相应的星级。

知苑新语

按一般人的理解，一星级旅馆相当于旅游旅馆、二星级旅馆相当于标准旅馆、三星级旅馆相当于惬意旅馆、四星级旅馆相当于头等旅馆、五星级旅馆相当于豪华旅馆。尽管至今并没有全世界统一的星级旅馆标准，不过每一级别的大致条件也差不多：一星级旅馆虽是供要求不高的客人住宿的，但也有基本标准：具备淋浴条件，有抽水马桶，在每天打扫的房间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洗脸间里备有肥皂和毛巾……二星级旅馆同样是为不愿多花钱的客人服务的，但它多一些与客人方便的小设施：洗盆浴用的洗浴香波、可向总台索取牙刷（有的赠送，有的需要购买）、免费提供像样的自助早餐，不少旅馆能提供无线上网……三星级旅馆的洗脸间备有吹风机和洗脸用的纤维素，客房里有迷你吧；电话机配有小记事本及书写笔。睡觉怕冷的客人可通过电话要求增加一条被子；客人所提的问题会得到专业性答复……四星级旅馆（通常开始叫“酒店”了）是一个跳跃性升级，卫生间里也供暖，此外还提供指甲锉、淋浴帽、棉花棒；走廊里有穿衣镜，卫生间多一面具有放大功能的圆形化妆镜，拖鞋通过“索取”免费提供……五星级酒店额外备有浴衣和便鞋、通信用品夹，很多五星级酒店的衣橱里设有保险柜、备有一把阳/雨伞。24小时可点“房间用餐”。五星级酒店的最大特点是对客人的任何要求都要有方案性答复，不能将问题“挂起来”，更不能置之不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微信圈里旅行的人

王太生

微信圈里旅行的人，他们在大地上闲走，人在画中，水墨山峦。此刻，也许正站在远处的某棵树下吹风，叉腰。额角上有汗，衣裳上有风尘，身后是陌生的灯火，迷离阑珊；人在别处，暮色苍茫。

在我的微信圈里，有几个朋友，漂在路上，他们在微信里直播闲云野鹤的生活。

写诗的陈老大去了绍兴，正跷着二郎腿，坐在咸亨酒店喝酒。在咸亨酒店，大概也只有黄酒，陈老大顶多买一袋茴香豆，他不是孔乙己，只是装装样子，说明自己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果然，陈老大在微信里说，他从小就向往有桥和水的地方。有一次，做梦，穿长衫，戴毡帽坐在乌篷船，去乡下看戏。

绍兴这地方，若干年前我是去过的。不知道陈老大会遇到谁？他会去鲁迅的百草园吗？去寻找那棵皂荚树。陈老大这几年因烦心事，经常头痒，他想在园子里捡几颗果子，带回去煮水洗头。

夜已深了，陈老大还没有睡，他躺在小旅馆里，在手机写诗，“古城的夜晚，我一个人东游西逛，手拿几粒茴香豆，一会儿扔进嘴里一个，坐在乌篷船上，今晚只有我，一人，一舟，一豆。”

在微信圈里旅行的人，他在观风景，别人也在看他。

王二小是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骑上钢铁大鸟，坐在云上，去了厦门。王二小在微信上说，第一天，想去拜访一位诗人。许多年前，王二小借诗人的句子，给暗恋的人写信，他这次去厦门，哪怕是在诗人住的楼下站一会儿，也是还从前欠下的人情。第二天，他想坐在一棵大榕树下喝铁观音茶，摸一摸大榕树的胡须。第三天，站在厦门大学的围墙外，摘一棵龙眼树上的果子吃。

早上五点钟起床，王二小蹑手蹑脚，坐第一班渡轮，上了鼓浪屿。他在岛上东游西逛，趴在一幢民国旧建筑紧锁的门上，从门缝朝里张望，想窥探别人风花雪月的故事。王二小在沙滩上被海浪打湿了衣裳，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却把一个傻笑，定格在岛上一棵凤凰树上。

在徽州发呆，老H有N个理由。其一，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一瓦舍难求。他想去古村，在一户家庭旅馆的雕花木床上，呼呼大睡。其二，天已入秋，床底下最好有一只蟋蟀，老H枕着虫鸣，在月白风清中渐入佳境。

这几年，老H喜欢往那些人少，适宜私奔的地方跑。他说，再过几年，丢了激情，就跑不动了。春天，老H去看一个大湖，一个人坐在大巴上，抒发他小人物的感想：城里人下乡赏菜花，乡下人进城看樱花。在老H眼里，菜花和樱花，都是花，只是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不一样的角度，城里人和乡下人像两条鱼，擦肩而过。更有趣的，自从上次去西塘，老H就悄悄爱上了那里的粉蒸肉。老H说，乡下的池塘有荷花，回去后，要掐几片荷叶，做肥而不腻的粉蒸肉。

他还想体验乡下纯粹的黑。小时候，老H胆小，怕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间，头顶上是久违的星光，那些密密麻麻的星星，老H多年没有见过。童年的小星星们，还在原处等他，一直都在，只是城里的灯火太亮，雾霾太浓，老H看不到它们了。这个贪玩的老男孩在微信里说，看到外面月凉如水，他想整理行囊了，明天就打包回家。

微信圈里旅行的人，人在天涯，他们在微信里喃喃自语。微信上有风，能够听到一片树叶子，窸窣作响。还能感觉到，千里之外，一个人的呼吸，心跳。